



哲贵
著

猛虎图

生意人陈震东的奇幻之旅

一个被时代挟持而行的人，
往往自以为是推动时代的猛兽，
可是，
谁又能在洪流之中保持清醒并独善其身？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哲贵
著

猛虎图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猛虎图 / 哲贵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17.2

ISBN 978-7-5302-1646-0

I. ①猛… II. ①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07745 号

猛虎图

MENG HU TU

哲贵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
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8.375
字 数 16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646-0
定 价 29.8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第一节

那年春天，陈震东决定翻开人生新篇章。

陈震东首先找他爸陈文化。陈文化这天在厂里值夜班，工厂离他们家有十多分钟路程。吃了晚饭，陈震东手里提着两个刚刚上市的本地甜瓜荡过去。

陈震东还没到车间门口，陈文化两个徒弟先看见了他，这两人年纪跟陈震东差不多，一胖一瘦，胖的叫陈铜，瘦的叫李铁。李铁远远看见他手里的甜瓜，用舌头舔了舔嘴唇说：“甜瓜。”

陈震东没理他们，脸上堆着笑容，站在车间门口，对陈文化招招手，喊道：“爸，你出来一下。”

陈文化没有出来，陈震东只得走进去，对着陈文化的耳朵大声喊：“爸，我给你送甜瓜来了。”

陈文化看他一眼，身体往后仰了仰。

陈震东把甜瓜往他眼前送，说：“你看，我花钱买的，特意孝敬你。”

陈文化又看他一眼，不知他打什么主意。

陈震东掰开一瓣已切好的甜瓜，送进嘴里，一边嚼一边说：“刚上市，蛮甜。”

陈文化皱了一下眉头，说：“有屁就放，放完就滚，没见我正忙吗？”

李铁嘎嘎地笑，走近来，伸手对陈震东说：“我尝尝。”

陈震东避开他的手，掰出一瓣递到陈文化嘴边，谄笑着说：“爸，我想开一家店。”

陈文化脑袋一歪，避过甜瓜。

陈震东接着说：“你得支持我。”

陈文化把嘴巴移到他耳朵边，大声喊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他叫你吃甜瓜。”李铁笑着说。

陈震东知道他听得见，大声说：“你得借我钱。”

“我的手越来越没力气了，”陈文化悲伤地摇摇头，伸手摸了一下机器上的机油，毫不犹豫地把那只乌黑的手搭在陈震东肩膀上，对着他的耳朵说，“再过几个月，连你的肩膀也搭不上了。”

陈震东听见李铁哧哧的笑声，他想叫陈文化把爪子挪开，甚至剁掉那只黑手的心都有了。但他知道今天来这里的目的，他拉着陈文化油冻冻的手，看着他说：“我会还你的。”

陈文化把手抽出去，用力拍拍他的脸蛋，说：“你没觉得我的手一点力气也没有吗？”

陈震东觉得脸上有虫子在爬，但他忍住了，严肃地看着陈文化说：“这对我很重要，希望你支持我。”

“我老了。”陈文化又拍拍他的脸蛋说，“手上没劲了。”

陈震东说：“我会加倍还钱的，我说到做到。”

“耳朵也聋了，什么也听不见。”陈文化又摇摇头。

陈铜和李铁跑到陈震东身边，一左一右架起他的手臂往外走。

“身体轻得像棉花。”陈铜看看陈震东，对李铁说。

“他就是个绣花枕头嘛。”李铁看看陈震东，又看看陈铜，笑着说。

“我觉得他更像花花公子。”陈铜说。

“我觉得他更像绣花的公子。”李铁哈哈大笑。

他们把陈震东丢在门口，李铁顺手把甜瓜拿走了。陈震东说：“别动我的甜瓜。”

“我不动，只是尝一尝。”李铁说着，掰开两瓣，分一瓣给陈铜，放在嘴里嚼动。

“蛮甜。”陈铜点头说。

“是蛮甜。”李铁点头表示赞同。

“甜瓜是给我爸吃的。”陈震东说。

“我们代表你爸吃了。”李铁说着笑起来，陈铜也跟着笑起来。

第二节

两个甜瓜被李铁和陈铜吃了，陈震东这一趟血本无归。

回到家后，他妈胡虹见他两手空空，问他：“你爸吃甜瓜了？”

“我爸不吃。”陈震东摇摇头说，“让李铁和陈铜吃了。”

“那两块废铜烂铁早晚是个祸害。”胡虹深表担忧地说。

陈震东晚上出门前，胡虹见他手上拎两个甜瓜，就觉得不对劲，问他：“你拿甜瓜干什么？”

陈震东晃了晃手上的甜瓜说：“给我爸送去。”

胡虹说：“给你爸送甜瓜做什么？”

陈震东说：“我跟他商量个事。”

胡虹没有再问下去，她知道儿子有很多“事”，有些事不用问他会说，有些事就是用上老虎凳他也不会说。胡虹觉得儿子性格像她，这点很可喜可贺，如果像陈文化就完蛋了，他基本上是一台生锈的老机器。

陈震东早料到陈文化会用耳背来打发自己，但他觉得这是一个程序，必须先跟陈文化有一次交集，同意不同意是另一件事。接下来就是跟胡虹谈判了，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战争。

果然，胡虹像青蛙一样跳起来：“你疯了？”

“我没疯。”

“没疯你为什么要辞职？”

“没疯我才要辞职。”陈震东看着胡虹说。

“我不会让你辞职的。”胡虹说。

“我已经辞了。”

“皇天，你这个棺材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。”胡虹拍了一下大腿哇哇哇哭起来。她哭声不响亮，眼泪和鼻涕却汹涌澎湃，相当壮观。

陈震东看了她一下说：“你借我三千元启动资金。”

“我一分钱也没有，拿什么借给你？”胡虹依然拍着大腿说。

“我知道你有钱。”陈震东说，“我这两年跑供销，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你拿走，至少有两千六百元。”

“皇天，你这个棺材还敢跟我算账？”胡虹一拳擂在大腿上，接着抹了一下眼泪和鼻涕，一边哭一边说，“你这个没良心的棺材，你知不知道，这十几年来，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每天炒粉干给你吃需要多少钱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每天给你买江蟹和对虾需要多少钱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穿的衣服、你住的房子，哪一项不需要钱？你竟敢跟我算账？你良心叫狗咬了？”

“我不是要跟你算账，那些钱都归你。”陈震东从懂事起就知道胡虹能哭，哭是她的武器，她对一件事没把握时，先用哭声来稳定自己，同时也用来打击对方。陈震东靠近她，轻声说，“我这次是跟你借，算

利息。”

陈震东故意停顿一下，他发现，胡虹的哭声也停顿了一下，他接着说：“我给你的利息比别人高。”

胡虹的哭声完全停顿了，抹了一下眼泪和鼻涕问陈震东：“你给多少？”

“别人三厘，我给五厘。”

“这事我说了不算，”胡虹摇摇头说，“得你爸点头才行。”

第三节

第二天，胡虹跟陈文化商量后，决定连夜召开家庭会议。

胡虹和陈文化坐在饭桌一边，陈震东坐在另一边，像等边三角形的三个点。

胡虹很严肃，陈文化比她更严肃。

陈震东看看他们，想调和一下气氛：“大家都笑一笑，这不是批斗会。”

“正经点。”胡虹呵斥完，转头问坐在身边的陈文化，“你说还是我说？”

陈文化没有反应，大概又耳背了。

“好，我说。”在家里，胡虹习惯自己找台阶下，她清了清嗓子，看着陈震东说，“我和你爸商量的了，决定借钱给你。”

陈震东还没有开口，胡虹接着说：“五厘利息。”

陈震东说：“没问题。”

胡虹说：“一年内本利全部还清。”

陈震东说：“好。”

“痛快。”胡虹变魔术似的拿出一张纸和笔，递给陈震东说，“你看清楚再签字。”

是一张协议书。陈震东看着看着就叫起来：“怎么只有两千元？不是说好三千元吗？”

胡虹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我和你爸是真没钱，两千元也要东挪西借，也要付别人利息。”

“你们不讲信用。”陈震东说。

“我们尽力了。”胡虹看着他，摊着双手，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。

“如果为难，我们也不逼你签。”见陈震东在犹豫，胡虹不失时机地说，“我跟厂长说好了，你还可以回厂里上班。”

陈震东咬了咬牙，拿起笔说：“我签。”

“慢。”胡虹说。

陈震东抬起头看着她问：“你还有什么花样？”

“还有这个你也看一下。”胡虹又变魔术似的拿出一张协议，“一定要看仔细再签。”

陈震东接过协议，看着看着又叫起来：“你们这不是逼我回工厂上班吗？”

胡虹露出胜利的笑容，宽容地说：“没人逼你，我们是说，如果你的店半个月内没开张，必须回工厂上班。”

“你们这是不平等条约。”陈震东说。

“你可以不签。”胡虹说。

一直没吭声的陈文化这时用鼻孔哼了一声。

“我们是自由、平等的家庭，”胡虹说，“签不签随你。”

“我签。”陈震东想了一下，又掐着指头算了一会儿，抬头看着胡虹说，“但你们要给我一个月时间。”

“不行，只有半个月。”胡虹说。

“半个月要借钱、要租店面、要装修还要进货，时间不够。”陈震东说。

“够不够我们不管。”胡虹说。

“那就二十天。”陈震东说。

“半个月，”胡虹说，“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”

“你们这是蛮不讲理，是存心为难我，两个大人联合起来欺负自己的孩子。这算什么本事？”陈震东说。

“放你妈的狗屁，谁蛮不讲理了？谁存心为难你了？谁联合起来欺负你了？”陈文化突然开口了，他用手指指着胡虹，下了一道命令，“给他二十天，让他心服口服才会彻底死心。”

胡虹看看陈文化，又看看陈震东说：“好，你爸说二十天就二十天，

签字。”

陈文化的耳朵这回灵了。

第四节

陈震东开始筹款行动。

他骑上加重的永久牌脚踏车，身体和脑袋在车上一左一右快速摆动，穿过一条大马路，两个菜场，三座桥，桥下蓝色的塘河水缓慢流过，像梳子一样梳过墨绿色水草。陈震东无心欣赏塘河里的风景，他赶到一个叫天地文书馆的地方，找一个叫刘发展的人。

陈震东说：“刘发展，我遇到难关了。”

“老子今天一早左眼皮就跳，原来是你这个财神到。”刘发展手里捧着一本法律书，看他一下，停下来，慢悠悠地说，“什么事把你难住了啊？”

“我急需钱。”陈震东说。

“要多少？”

“一千元。”

“我没那么多钱。”刘发展说。

“我知道你没那么多钱，也不需要你那么多钱。”陈震东停了停，

咽了下口水，接着说，“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，决定做一个互助会，我做会东，找四个朋友，每个人出两百五十元，三个月一次，谁急需钱用谁先拿走。”

“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，两百五十元做不成什么事，一千元就能派上大用场。”刘发展把法律书放下，身体往陈震东这边倾斜。

“我第一个就找了你了。”陈震东说。

“我知道，我们是结拜兄弟嘛。”刘发展说，但他又摇了摇头，“可是，两百五十元我也拿不出来，天地文书馆馆主是我爸，我是个打工仔。”

“你能不能跟你爸商量商量？”陈震东说。

刘发展摇摇头，用手忧伤地抚摩一下法律书说：“我爸那个人你是知道的，钱就是他的命。”

“整天‘我爸我爸’，我看你以后的命运跟你爸差不多，在这个矮小的文书馆里给人写一辈子的书信和合同。”陈震东撇了撇嘴，又加了一句，“还结拜兄弟呢。”

“你说谁呢你？”刘发展声音突然高起来，语速明显加快。

“这里除了你和我还有谁？”陈震东看着他说。

“陈震东，老子知道你用激将法，”刘发展看着陈震东说，“可是，老子就喜欢你的激将法，不就是两百五十元吗？老子这次两肋插刀了。”

说完之后，刘发展拿出钥匙，打开抽屉，点了两百五十元给陈震东。陈震东问他：“如果你爸不同意怎么办？”

刘发展挥挥手说：“他如果问我，我就告诉他，三个月后还他五百元。

他脑袋瓜再坚硬，这笔账还是会算的。”

“行，我记住你这份情了。”

陈震东又骑上加重的永久牌脚踏车，身体和脑袋在车上一左一右快速摆动，穿过两条小马路，两个菜场，三座桥，桥下流着蓝色塘河水，水里游着青色鲫鱼。陈震东无心跟鲫鱼打招呼，他赶去一个叫姐妹裁缝店的地方，找一个叫许琼的人。姐妹裁缝店面对塘河，每天对着塘河水、水草和塘河里的鲫鱼。

许琼带着双胞胎妹妹许瑶开了一家姐妹裁缝店。

姐妹裁缝店是座长方形的木头老屋，前面是店，后面住人。陈震东来到许琼的裁缝店，妹妹许瑶低着头，嗒嗒嗒嗒踩着裁缝车，姐姐许琼站在工作台前裁一块白布。她们剪同样发型，穿同款衣服，很多人分辨不清，说她们是镜子里和镜子外的两个人。

陈震东跨进裁缝店就把目的说了。许琼沉默了一下，抬头对陈震东说：“我这里刚好有一千元，你先拿去急用。”

“我不要一千元，只要两百五十元。”陈震东说。

“你有毛病呀？”许琼惊讶地看着他说，“有现成的一千元，干什么要组织互助会。”

“不一样的。”

“有什么不一样？”

“当然不一样。”陈震东说，“一千元是借，双方是施与受的关系，两百五十元是互助，是朋友间的信任和游戏。”

“最终的结果不就是一个钱吗？”

陈震东愣了一下，她这句话确实说出了本质，但他又摇摇头说：“虽然都是为了一个钱，形式不一样，最后的结果肯定也不一样。”

“你是老大，你说了算。”许琼笑着说，“我先给你两百五十元，如果急需钱用，随时来找我。”

“谢谢你许琼，我会记住今天这份情的。”

许琼说：“我们是结拜兄弟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”

陈震东要找的第三个人叫王万迁。他不知道能不能碰到王万迁，骑上加重的永久牌脚踏车，身体和脑袋在车上一左一右快速摆动，穿过两条小马路，一条大马路，两座农贸市场，一个菜场，六座桥，到信河街邮电局往王万迁办公室打电话。电话接到王万迁办公室，接听的人正是他。陈震东说：“王万迁，我是陈震东。”

王万迁在电话那头说：“我听出你是陈震东了，我很高兴你给我打这个电话。”

“你在办公室太好了，我担心你出差了。”

“我明天出差。”王万迁在电话那头说，“我刚想给你打电话，你的电话就来了，你说我有多高兴。”

陈震东说：“天下竟有这样巧的事？”

“天下就有这样巧的事。”王万迁说。

陈震东说：“我想跟你见个面，有事商量。”

“我也正想跟你见个面，商量个事。”王万迁说。

他们电话里约好在王万迁工厂门口见面。

陈震东和王万迁是在跑供销时认识的，陈震东推销的是电话交换机，王万迁推销的是帆布。他们一起住在银川一个小旅馆里，同乡又同龄，陈震东比王万迁大十天，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
陈震东又骑上加重的永久牌脚踏车，身体和脑袋在车上一左一右快速摆动。他一路往北，这一路没有桥，河被填成马路了，马路两边是一排排商铺。往北尽头是一条江，名叫瓯江，滔滔江水穿过信河街，滚进东海。陈震东拐进瓯江路，瓯江路是大榕树的天下，树冠遮天蔽日，将马路包裹起来。有一棵大榕树长在路中央，像壮汉拦住去路，陈震东差点撞上去。

陈震东气喘吁吁骑到西角红旗帆布厂，王万迁已在大门口等候多时，见了面，两个人重重抱在一起。

“王万迁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

“我们又见面了，陈震东。”

两个人又重重抱了一次。

陈震东对王万迁说：“你说有事跟我商量，你先说吧。”

“你先给我打的电话，按理应该你先说。”王万迁说。

陈震东说：“好的，我先说。”

陈震东就把自己组织互助会的事跟他说。王万迁听完一声没吭，盯着陈震东看了五秒钟，握着拳头在空中砸了一下说：“陈震东，我们又想到一起了。”

“你也想组织互助会？”

“是的，”王万迁转头看了看背后的工厂，又转回来说，“我出完这趟差，回来就辞职。”

“那你就不能参加我这个互助会了。”陈震东叹了口气说，“遗憾的是我也不能参加你的互助会。”

“我可以参加你的互助会，”王万迁说，“但你最好能让我第二个收会钱。”

“第二个已经答应给刘发展了。”陈震东说。

“我第三个。”王万迁说。

陈震东说：“我记住你这份情了。”

王万迁抱住陈震东，笑着说：“咱们是患难之交，不说情。”

陈震东最后去找带他跑供销的师傅胡长清。胡长清拍了一下秃得寸草不生的圆脑袋说：“这是好事，我一定支持。”

陈震东说：“对不起师傅，我当了逃兵，你不会怪我吧？”

“年轻人就是要出去闯荡，窝在一个地方算什么屁本事？”胡长清又拍了一下自己的圆脑袋说，“想当年我一个人单枪匹马闯西北……”

陈震东知道胡长清又要怀旧了，其实他真正跑供销也没几年，却是东风电器厂公认的供销大王。他的故事陈震东最少听了一百遍，可谁叫他是师傅呢。

讲完故事，胡长清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点出两百五十元。陈震东对他说：“师傅，你最后一个收会钱不会介意吧？”